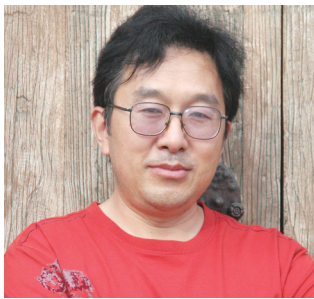


◇ 齐文齐画 冯杰专栏



冯杰，诗人，作家，文人画家。获过台湾《联合报》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等。出版散文集《丈量黑夜的方式》《泥花散帖》《田园书》《捻字为香》《野狐禅》《说食画》《九片之瓦》《北中原》等十余部作品。

夜壶

对一个人能力人格，表示怀疑，藐视，鄙视，看不起。“你算老几？算哪一把夜壶？”对人常用的一种评价口语。

夜壶本来是日常一种便器，带着一丝异味，在黑暗里穿行或静坐。有一个谜语：“有个乖乖，早走晚来。”就是猜的夜壶。一把夜壶在乡村口语里，延伸为一种隐喻符号。归到夜壶里的人是一种被否定。

冬天的小学，我们把乡村教师夜壶底下钻个眼，让老师使用时措手不及。最精彩的是，往夜壶里放一只受伤蛤蟆，尿蜇疼蛙皮时，蛤蟆上跳，一把夜壶失手打碎。

当年一块钻眼放蛤蟆的一位同学，学名李建营，小名狗子，有狗的精

明，八面玲珑，会看人下菜，又会“使小儿”，在镇上他当了几届公社乡党委办主任。大家叫他“李莲英”，是当年“蛤蟆党”里一员，同学里涌现出来的最大官。

平时有事都去找他，买化肥、买布、买柴油。卖菜被扣车，计划生育被罚款。他都能解决。一村人很是羡慕。“看看人家狗子主任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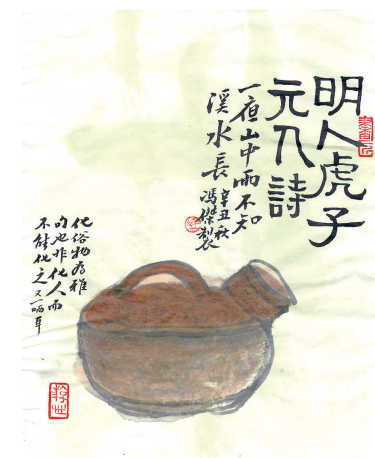
他爹很得意。说：三个儿子，数狗子最有出息，是个干家。上学算是供应对啦。

别人便趁机说：“五叔，是你造人造对啦。”

有次我到乡里找他，狗子正忙着乡里选举。焦躁的蝉声在大院子织了一张透明大网。中午，他热情请我喝

酒，喝醉了，发牢骚：“办公室主任是啥？不过是书记床下一把夜壶，啥时想用，拎出来，不用就放在床下。”

骂完。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何以致契阔

钏是俗世好，自古就被赋予驱凶辟邪祈福平安寓意。蒲松龄老先生在《白于玉》一篇里写了一位紫衣仙女，与才子吴筠一夜衾枕欢爱极尽绸缪。吴生离开时，仙女将腕上金钏取下赠予。多年后，金钏还庇佑了吴生的妻室子孙。我倒不太喜欢这个故事，显得情浅了。吴生先有葛太史许婚，遇见仙女却仍旧把持不住。离了仙女又一门心思修仙，将先前的姻缘也弃于一边，葛女倒是重情之人，上服侍公婆，下抚养吴生与仙女所生公子。火灾突来，金钏庇佑也是她该得的福报。

比起那些狐仙树妖的爱情，《白于玉》显得俗了，不是因为金钏，是蒲老先生文字里的因果报应。

明代有一个香艳小说叫《金钏记》，倒一味写郎才女貌的爱情，也不好。故事写的是富户宴时雍看中章文焕的文才，将女儿羞花许配与他。两厢诗词酬和兴浓，文焕便求与羞花交欢。羞花半推半就之下，便两情缱绻，极尽淫乐。等两情欢足，羞花脱下臂上金钏一双赠文焕，说：“好赏此钏，是即主盟。”

这里，金钏成了信物，幸勿相忘，文焕羞花终成眷属。都是吉祥意味。

《红楼梦》里有金钏、玉钏两姊妹，是贾府家生子，姓白。以金玉宝钏为名，想来家中也是宝贝一样看待着的，却位卑为奴，落得一个投井一个坐穿堂里暗自垂泪。庇佑也罢，吉祥也好，怕也是因人而异？

京戏里有一出《勘玉钏》，倒情节跌宕，荀慧生先生一人分饰俞素秋与韩玉姐，一枚玉钏联缀两段情，才情高妙的书生终究能得到小姐垂青。又是书生。

京戏还有一出《拾玉镯》，干脆就是直白的调情，傅朋的爱情里多了些慧黠，孙玉娇更生生是一个俗世女子，他二人自是郎情妾意享着俗世的好。

对，钏就是镯子。每一个手钏的命理都是一个女子的命。葛女、羞花、金钏玉钏、孙玉娇……各个不同，还有曹七巧。

曹七巧有一个翠玉镯子，是她十八九岁就戴着的，那时她是麻油店西施。七巧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翠玉镯子就在葱白的腕子上箍着。嫁了姜家几年，镯子里也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

骨痠的丈夫带着一身腻滞的死去的气味的体味，连坐都坐不起来。她唯一爱过的季泽，到头来却惦着她的钱。以青春换来的金钱被她日渐铸成黄金

枷锁。锁了一双儿女，也锁得自己成了病态的孤魂野鬼。“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临了，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了腋下。当年那个鲜活的麻油西施已经枯干成一个老妇，似乎昨天她还挎了篮子在青石板上的笃的笃地昂首走过，蓝夏布衫衣袖高高挽起，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如果她的丈夫换了他们，就是俗世里的欢喜吧？她的镯子像是被施了诅咒，只是“唵”的一声，余生将尽。

母亲自幼认了一位干妈，家世好却一直未婚，我叫她小外婆。小外婆近花甲了倒找了个老来伴，不几年这位老伴就去了，便又一个人枯守日子。不记得过了多久，母亲告诉我，小外婆也去了。几个姊妹和继子争遗产，将小外婆腕上的一个和田玉手镯也打碎了。我记得那个镯子，白玉略带沁色，衬得小外婆未经太多俗务的手很是好看。也是一段孽债。

一个镯子一个女子，一个故事一段聚散。俗世残忍，俗世好。

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跳脱”亦是镯子。

在时间里，陌生人的脚印还未抵达我的心，未抵达这从生紫苏的荒僻小园。我的心透亮纯净，如开春初醒的湖，未起波澜，未曾浑浊。

紫苏似乎是不开花的，粗枝大叶的模样像极未涉情事的乡下姑娘。但其实它是开花的，结的果实叫苏子，貌不惊人，可榨油。夏秋之间，紫苏的花开得碎，色淡。它在浓荫下那样无声无息地开，似乎就没把开花当成它生命里的正经事对待。像小孩子过家家，只是个形式，并无实质，更与爱情遥遥无关。

紫苏性温，有治感冒风寒、恶寒发热、咳嗽气喘等病症的功用。紫苏叶也可食用，开水焯一趟，然后挤掉水分，切碎佐油盐等来凉拌。但我以为紫苏的温性，是未解世事艰难、未识人心深浅的少年的明亮的温性。不是老温，不是峥嵘坎坷历尽，到最后磨出来一颗温老圆融的心，像一钵冒热气的骨头汤。

在未识爱人之前，在未历相思与苦痛之前，我们都还像一拨拨叫茌的植物一样，简单而明媚地生长。时光茌苒，不知不觉到了中年，繁华与萧瑟都在肩头，才知道，这一辈子的幽情微恨，都是自爱上一个男人之后开始的罢。

◇ 营闲事 王亚专栏



王亚，作家。作品散见于《天涯》《芙蓉》《雨花》《滇池》《散文选刊》等，出版有散文集《茶烟起》《营闲事》《声色记》《此岸流水彼岸花》《一些闲时》《今生最爱李清照》等。

紫苏

紫苏有好多个名字，白苏，青苏，赤苏……但，古名叫茌。想起许多年前，在梅雨过后的沙地上，涨潮似的摇曳着紫苏长有锯齿的卵形叶子，那么茂盛，茌茌齐芳草。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孩童，未谙世事。更不懂，一种叫茌的植物，在土质疏松温软的长江冲积沙洲上，茌茌生长，一年时光慢慢就短掉了。

沿着攀满牵牛花的竹篱笆，穿过一截细细的小沙路，就能到达嵌在外婆家屋西边的那一口池塘。池塘小而浅，夏夜月下，它像一枚青白色的鸭蛋丢在青草丛里。岸旁有泡桐、桑树，粗壮高大，威武撑起夏日的天空。我就在那树下寻蝉蛻，跟着高举竹竿的舅舅套喇叭鸣的蝉。外婆和姨娘立在篱笆边，远远看着我们。彼时，外婆守寡多年，姨娘还未找婆家，我们在一起，生活得像古老的母系部落。那树下，也有一个植物的部落——紫苏，一丛丛的紫苏，长得没过了我的膝盖。紫叶子绿叶子，挤着挨着，茂盛得不仅填塞了彼此间的空隙，而且还勾肩搭背撑起浓荫，吃掉了更低处野草们的阳

光。许多年后回忆童年，似乎就是夏天里的桑树、泡桐树下，满地齐刷刷的紫苏跟我比赛着生长。

紫苏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春生秋谢。时光匆匆，生命短促，那时我也不觉悲哀。转头过个年，又可以举着竹竿踩着紫苏去套鸣蝉。直到舅舅们结婚，直到我上了小学上中学，直到我在夏日的浓荫下抱着胳膊看着别人家的小孩子在树底下寻蝉蛻，我才知道，从前在长满紫苏的沙地上奔跑嬉戏的时光，叫做童年。

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就忽然长大了。只知道，当年的舅舅在他的房间里齐齐贴了一排的“朱明瑛”“苏小明”们，如今舅舅已经中年沧桑，为一家人衣食奔走早不穿喇叭裤了；只知道，外婆当年还皮肤白皙清瘦明净，如今已经腰身佝偻皱缩，坐在椅子上晒太阳像一块陈年树根。只知道，在紫苏叶边奔跑的我，脚踝与小腿上，沾满了紫苏的芳香。那时候的我，未历艰辛，未解风情。那时的我，还没有爱过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我像一株植物一样，散发自己最原本本真的气息

◇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



许冬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散文作品发表于《十月》《散文》等刊物，著有散文集《日暮苍山远》《养一缸荷，养一缸菱》《忽有斯人可想》等十部，及长篇小说《大江大海》等。